

逃逸 Saussure 語言系統之外： 能指與所指的結合、瓦解與再結合*

鄭宇君**

《摘要》

本文將先回顧 Saussure 的語言學理論，解釋語言系統如何藉由能指與所指的結合完成指意作用。Saussure 的語言系統觀點並無法充分解釋今日的新興語言現象，像是網路語言中夾雜著各種無法直接「望文生義」的符號，違反語言的指意目的，逃逸出語言系統之外。本文認為，這些無法望文生義的符號，正是藉由能指的不斷轉換，讓所指一再延遲，如此使用語言符號不單是為了表達意義，更是藉由能指與所指的耍玩，讓說者、聽者分享共同的樂趣。

關鍵詞：Saussure、符號、能指、所指、意義、指意作用



* 本文的網路語言例子來自 2004 年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傳播理論專題：索緒爾」的課堂討論，感謝授課教師鍾蔚文教授及蔡珮、陳雅惠、楊淑芬、賴玉釵同學的指教與相互砥礪。本文初稿曾在 2004 年 12 月 19 日新竹交通大學舉辦的「2004 年文化研究學生研討會」，以「符號必然是能指與所指的結合嗎？」為題發表於「重探符號：索緒爾及他未說之事」工作坊，感謝回應人政治大學新聞所博士候選人劉慧雯的意見，以及本文匿名評審的建議，對本文的修改助益良多。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班學生。E-mail：92451504@nccu.edu.tw

壹、前言：你讀懂了嗎？

「語言符號(sign)是能指(the signifier)與所指(the signified)的結合」，能指代表語言符號的聲音表象，所指則是其背後的概念，這句話是瑞士語言學家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 最為人熟知的概念，也是他語言學研究的核心。Saussure 的《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便是解釋語言符號的運作，如何藉由能指與所指的結合完成指意作用(signification)⁽¹⁾，指意作用的達成意謂著人們能夠從話語活動的一連串聲音表達中，成功地找出聲音背後對應的意義，達成意義溝通與相互理解的目的。

儘管 Saussure 的語言理論提示了理解普通語言的可能性，解釋了說話者在語言活動裡藉由特定聲音表達意義，使聽者得以理解聲音背後的概念，藉此達成彼此理解的目的。然而，我們不禁好奇：所有的語言活動都是為了指意目的嗎？人們使用語言的目的，除了表達意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可能？尋著這個提問出發，本文試圖藉由以下例子來闡述其他可能性，試讀下面這段網路語言：

【句段一】

A4TD, GG 帶恐龍 GF 回家吃飯，他們一個勁兒地向 LM PMP, S, 真是 BT。我只扒了幾口飯就閃人，不然 ATOS 。7456！

當筆者初次閱讀這段話時，未能讀懂某些符號(加底線部分)，只能掌握這段話的部分概念，解讀為：

【句段二】

「…(某個時間副詞)，…(某人)帶…(另一人)回家吃飯，他們一個勁兒地向…，…，真是…。我只扒了幾口飯就閃人

，不然...。...！」

刪節號代表筆者無法理解的特殊符號，但仍可藉由前後文對照的方式確立某些特殊符號的屬性，例如：猜測句首的「A4TD」可能代表時間副詞，「GG」與「恐龍 GF」代表二個不同的人等。事後得知原文譯為白話為：

【句段三】

昨天 (Yesterday)，哥哥帶很醜的女朋友(girlfriend)回家
吃飯，他們一個勁兒地向老媽拍馬屁，說話拐彎抹角，真是
變態。我只吃了幾口飯就走開，不然會吐死。氣死我了！

從譯文對照回原來的例子，發現初次閱讀無法理解的符號，是利用原字彙國語、台語、英文發音的諧音轉換為英文字母，或者利用形狀的模擬，創造出一段無法「望文生義」的語言⁽²⁾。看到此處，筆者不禁思忖：根據 Saussure 的語言學理論，使用語言是為了表達意義，讓聽者得以成功掌握話語背後的意義，倘若這是語言使用的唯一目的，那麼說者何不採用正常的方式說話(句段三)卻要用拐彎抹角的方式表達⁽³⁾？

儘管例子中的有些符號是為了行文簡便而採用的普遍縮寫(如：girlfriend 縮寫為 GF)，但更多無法望文生義的符號，則是來自能指透過不斷聯想轉換的符號。以「A4TD」代換「昨天」為例，單看 A、4、T、D 四個符號，無法對應到任何特定概念，它們的所指是「空」的，唯有藉由能指不斷轉換，從「‘A’-‘肆’-‘T’-‘D’」發音的相似性對應到英文字「yesterday」，才能找出最終所指——「昨天」。筆者認為，如何從「A4TD」辨識到「昨天」正是使用特殊語言符號的樂趣所在，而聽者從「無法理解」到「理解」這段網路語言的過程中，也能與說者共享某種樂趣，這些娛樂與情感交流正是這些特定符號使用的目的。

從這個例子來看，我們可以讀懂部分語言符號(句段二)，另一部分讀不懂的特殊符號，則必須經由聯想、翻譯才能重新讀懂，此時語言

使用的目的不僅在於表達意義，而在於找出特殊符號所代表的正確意義，獲得解謎的樂趣。在此過程中，說者與聽者藉由語言符號的耍玩，相互試探、確認彼此玩弄符號的邏輯，最後達到一種共鳴，因而得以贏取彼此的認同感，並能分享互動過程的樂趣，完成語言符號的享樂目的(enjoyment)。因此，語言符號可同時具有指意與享樂二種作用，但 Saussure 的語言系統只能解釋指意作用如何進行，無法解釋語言符號如何具有娛樂、情感交流的作用，因此，本文將重新探討 Saussure 的語言學理論，語言系統如何藉由能指與所指的結合完成指意作用；其次，透過本文的例子探究能指與所指關係的其他可能性，語言符號的使用如何達成享樂作用？

貳、讀懂的語言符號：語言系統如何完成指意作用？

一、語言是聲音與概念的連續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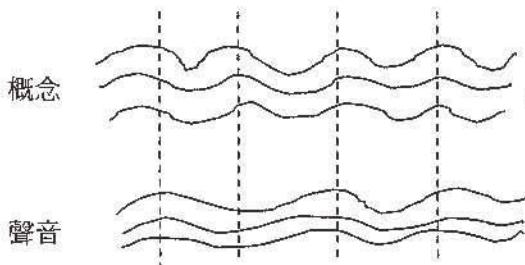
「昨天，哥哥帶很靚的女朋友回家吃飯，……」多數人都能輕易讀懂這段話，看起來每個符號(詞彙)都對應到一個特定概念，因此人們很容易認為語言符號的本質就是名字與事物的連結，但 Saussure 駁斥這種命名說的觀點，他強調語言符號不是既有事物與名字之間的連結，而是概念與聲音模式的連結(Saussure, 2002: 65-6)。這個區分是 Saussure 與先前語言學者的最大差異處，也藉此奠定他整個語言系統理論的架構，他正是要說明人們如何從連續不斷的聲音中獲得理解意義的可能。

本文例子亦說明了 Saussure 觀點為什麼比起命名說更適於解釋語言現象。Saussure 認為，語言學探討的不是事物與名字的關係，事物也沒有預先存在的名字，而是在一系列連續的聲音與一系列概念之間如何建立關係，透過差異的比對系統，人們得以在連續的聲音與概念中，辨識出一個個語言單位；但命名說強調事物與名字具有一對一的對應關係，因此人們可以從獨立的名字理解它所指涉的事物或概念。

上述兩種觀點都能解釋人們如何從句段一解讀到句段二，但只有 Saussure 的觀點才能解釋如何從句段二讀到句段三。從命名說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將每一個具有清楚定義的字，個別對應到背後的概念，因此可以從句段一讀到句段二，但不可能由句段二解讀到句段三，因為 A4TD、GG 並沒有清楚的定義，也無法對應到真實世界的事物或概念，因此人們不可能讀懂 GG，這些符號在命名說的架構中等於是失效的符號(名字無法與事物構成關連)；倘若命名說的觀點成立，那麼人們的解讀永遠只能停留在句段二的層次，無法進入句段三的階段。

唯有藉由 Saussure 的觀點，將語言理解為聲音與概念的連續體時，人們才得以在連續聲音中透過相鄰概念猜測意義不明的聲音符號，猜想 GG、GF 這兩個缺乏清楚定義的符號可能分別代表某人、A4TD 代表時間副詞……等，如此一來才有可能理解這些特殊符號，進入句段三的層次⁽⁴⁾。

因此，Saussure 在描述語言現象時強調，語言其實是一段連續不斷的聲音與連續不斷的概念表達，唯有當人們建立聲音與概念的關係，才能夠完成指意作用，語言符號便是扮演建立二者關係的中介角色；因此唯有當語言結構進入概念與聲音的連續體後，將聲音與意義劃定界線，才得以辨識出符號，此時聲音與意義接觸後形成一種形式(form)，而非實質(substance)，這個形式也就是語言符號(Saussure, 2002: 8-9, 100-1)(圖一)。



圖一：符號如何介入連續的概念與聲音(Saussure, 2002: 111)

在現實經驗裡，我們所感知的語言是一段無法區分的連續聲音，只有當我們知道特定概念時才能斷句，因此在一系列說話聲音中，能被區分出的一個聲音，就是某個特定概念的能指，聲音只有當它承擔著一個概念，才是語言，不然只是無意義的生理動作；反之，所指只有當能指存在時，才會是語言實體(a linguistic entity)。換句話說，無論從聲音或概念的那一面出發，只有當連續的聲音被劃定界線，語言實體才能被終極定義。Saussure 在此強調，語言實體只存在能指及所指之間的關聯性中，只注重其一，排除另一個，則這個語言實體就會消失，因此能指與所指必須相互依存，才能成為語言實體(Saussure, 2002: 1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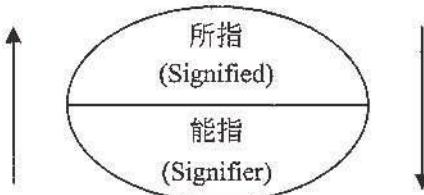
從另一角度來看，唯有語言實體是研究者真正能觀察的分析對象，而能指與所指都是對語言實體背後組成的預設，但我們之所以能劃定語言實體的界線、區辨個別實體，正是因為有能指及所指的條件存在。這也是為什麼能從「句段一」的連續聲音中解讀出「句段二」的原因，當聲音能對應到某些特定概念時，它們便是同時具有能指與所指的語言實體，我們因而讀出「...帶...回家吃飯...」，至於那些無法對應到特定概念的聲音，如：A4TD, GGGF,...等，則屬於讀不懂的語言符號，它們的能指暫時還無法找到所指，有待進一步的解讀。

二、語言符號是能指與所指的結合

在說明語言是聲音及概念的連續體之後，Saussure 進一步闡述語言符號的本質：符號是由聲音模式與概念結合的雙面心理實體，後人普遍稱為能指與所指的結合⁽⁵⁾ (Saussure, 2002: 66)。

Saussure 提出了他的符號結構(圖二)，圖中的兩個箭頭代表能指與所指可以相互辨識，人們在連續的聲音中，只要能辨識出某個特定的能指，就能找到背後的所指，或反過來，從連續概念中辨識出特定所指代表的聲音，也能找到能指。能指具有區分部分與部分、部分與整體的優點，從能指到所指的過程便是指意作用(signifying)；另一方面，從相鄰概念的差異中辨識出能指的位置，正是語言系統中的符號價值，

Saussure 並以紙的雙面性來比喻能指與所指的關係，二者在現實上無法被區分開來，因此能指與所指是一個相互指涉、互相依存的符號結構 (Saussure, 2002: 67, 115)。



圖二：Saussure 的符號結構 (Saussure, 2002: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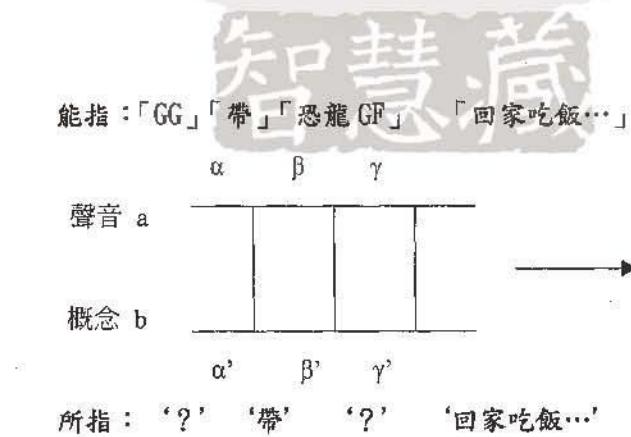
此外，語言符號同時服膺二項基本法則：第一，符號是任意的 (arbitrary)，意謂著能指與所指的連結是任意的，它們之間沒有任何內在關連性，二者在真實世界中並無「自然」連結⁽⁶⁾；但他也承認，對使用語言的社群而言，語言符號是必然的(necessary)，這是社會約定俗成的制度，並非由個人意志決定如何改變；語言符號的第二法則是：能指的線性特徵(linearity)，由於聲音表達的特性，能指一次只能出現一個，而且必然在空間上呈現線性連續關係(Saussure, 2002: 67-70, 130-1)。Saussure 藉由這項特性區分語言符號系統與其他符號體系，唯有透過聲音表述的語言系統才具有此特徵。

對 Saussure 而言，語言符號代表著聲音與概念的結合，沒有符號就不會有語言系統，但語言系統只是語言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語言的實際展現—言語(parol)⁽⁷⁾，也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語言活動，言語會隨不同情境、不同個人的使用而有所差異，語言學家關切的是普遍語言系統如何運作，所以語言系統也可視為是語言學者的社會產物，用來分析語言運作的法則，從這個觀點來看，Saussure 語言學研究的對象並非是「符號」，而是透過符號探索語言系統中的兩種秩序(聲音與概念)之間的關聯性(Saussure, 2002: 9; Gadet, 1986: 41-42)。

三、劃定語言單位後，能指與所指結合完成指意作用

Saussure 運用語言符號的兩項基本法則解釋語言系統的運作：首先，能指與所指的結合是任意的、與真實世界無涉，意謂著能指只能在語言系統的差異中確認所指，建立能指與所指的關聯，並無法藉此指涉到真實事物，Saussure 不直接討論語言符號與真實世界的關係，只探討語言系統內部的運作邏輯，這使他得以超越命名說的觀點；其次，能指的線性特徵有助於劃定語言單位(units)⁽⁸⁾，聽者可藉由相鄰能指與所指的結合，確立特定能指背後的所指。

Saussure 說明如何藉由聲音與概念的對應劃定語言單位(圖三)，當聲音序列的區隔能對應到概念序列的區隔，才能劃定語言「單位」的界線，且各個語言單位必須在不同脈絡中可以被重複比對出來，才算是一個穩固的語言單位，因此不是從正面定義，而是以負面方式界定，藉由它與周圍單位差異的比對，得以辨識出一個語言單位，在此並沒有可直接感知的實體存在，但也不能懷疑它的存在，整個語言符號系統便是立基於符號彼此的相對關係(Saussure, 2002: 102-5)。



圖三：藉由聲音與概念的對應劃定語言單位(Saussure, 2002: 103)
(加黑字體代表例句的能指與所指對應關係)

換言之，能在脈絡中重複比對出的語言單位，便是能指與所指緊密結合的語言符號。當我們把句段一放入圖三時，藉由上下文的比對，此時「帶」、「回家吃飯」便是能指與所指緊密結合的語言單位，因此可以輕易從能指辨識所指，理解為「...帶....回家吃飯」，完成語言系統的指意作用(參見圖三的加黑字體部分)。

然而，「GG」、「恐龍 GF」卻不是能指與所指的穩固結合，甚至無法在此脈絡下找到所指，即便「恐龍」這個能指曾經對應某個緊密的所指「巨型的爬蟲類動物」，但這個所指顯然無法與上下文概念連貫，此時做為能指的「恐龍」與原先的所指脫離，成為只有能指而無所指的語言單位，僅能藉由上下文解讀出它的部分屬性(「恐龍 GF」代表某人)，因此在這些無法讀懂的語言符號中，能指與所指的緊密結合開始鬆動、瓦解。

參、讀不懂的語言符號：逃逸 Saussure 語言系統， 違反指意作用

一、能指與所指的結合開始瓦解

從句段一到句段二的過程中，人們之所以無法讀懂那些特殊語言符號，是因為這些符號原本緊密結合的能指與所指關係開始瓦解，能指脫離了所指、甚至透過聯想創造出沒有所指的能指。當說話者選擇以這種方式發聲，人們不再能輕易讀懂一段話，這種表達方式因而逃離 Saussure 語言系統的運作，這些語言符號的使用明顯不是為了指意，而是從使用中獲得樂趣。

這種語言現象的出現，似乎意謂著 Saussure 的《普通語言學教程》無法涵蓋所有語言現象，會不會有某些語言運作逃逸在 Saussure 語言系統之外呢？這個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否則 Saussure 不會強調這是關

於「普通」(general)語言的運作邏輯，這種說法即隱含了在「普通」語言之外，還存有其他語言邏輯的可能性，那又會是什麼呢？許多學者試圖從 Saussure 的其他研究中找尋線索，特別是 Saussure 晚年對古代拉丁詩人刻意在詩句中隱匿專有名詞的字謎(Anagrams)⁽⁹⁾研究，Saussure 發現字謎與普通語言並非來自相同的運作法則，他認為其中存有一個不同於普通語言的附屬語言系統，但他無法解釋字謎為何出現，因此僅留下大量筆記，未曾公開發表他對字謎的研究(張景智譯，1993；Gadet, 1986；Baudrillard, 1976)。

Baudrillard 也對 Saussure 的普通語言學提出質疑，並提出另一種新看法⁽¹⁰⁾。Baudrillard 認為，Saussure 的語言系統設定了語言符號的指意作用，因此必須遵循能指與所指相互指認的運作法則，但 Saussure 的語言系統無法解釋那些不是為了表達意義的語言使用特質，像是詩語言的操作不單是為了表達意念，有更豐饒的意味在其中，包括押韻、回聲字等使用，便是為了享受做詩的樂趣。同樣地，普通語言系統也無解釋網路語言中特別能指不斷轉換所帶來的趣味。

Baudrillard 因而重拾 Saussure 的字謎研究(Anagrams)，替 Saussure 解答了字謎為何出現的困惑。Baudrillard(1976: 195-201)認為，字謎表面上看來是字的重複出現，但重複本身並非目的，而是藉由字的重複，突顯出詩的內容意象，且當特定的發音反覆出現，也使能指的線性結構被打斷、並與所指分離，寫詩的樂趣就在於脫離從能指到所指的指意法則，破壞符號兩邊能指與所指的平衡性，因此做詩不再只是為了表達意義，而是為了享受做詩的樂趣。

二、重新讀懂：從能指與所指的再結合中享受樂趣

儘管字謎不受指意作用的限制，但它也不是隨意的自由創作，而受限於象徵交換法則，像是原初社會的禮物交換，在施與受的往返間獲得一種社會關係，如同詩人在寫詩、朗誦的不斷來回過程中獲得做詩的樂趣，這種社會關係或樂趣正是象徵交換的目的(Baudrillard, 1976: 204)。

一旦意義的權威被打破，語言符號使用不再為了表達意義，而是為了完成象徵交換，所有元素進入交換，開始彼此回應，人們不再只顧著追尋意義，且能從象徵交換中享受語言的樂趣，也就是回到日常生活的溝通，從相互通應中獲取語言符號所帶來的樂趣。

倘若接受 Baudrillard 的說法，那也就不難理解網路語言的目的。那些無法望文生義的符號，正是說者意圖讓聽者從讀不懂到讀懂的過程中，藉由能指的不斷聯想，使所指一再延遲出現，直到聽者最終猜出正確所指，語言符號的耍玩遊戲才暫時中止。一旦重新讀懂時，聽者便能從能指與所指的再結合中享受樂趣，儘管這個結合可能只是暫時的⁽¹⁰⁾，但能指與所指的重新擦撞同時帶來一種火花，意謂聽者與說者擁有同樣的聯想邏輯，也能創造出相似的趣味語言，共享語言符號耍玩的趣味。

強調「享樂目的」的語言使用也同時顛覆了傳播學對於溝通的想像，包括 Saussure 在內⁽¹²⁾，研究者普遍預設人們溝通的目的是為了達成意義的理解或傳遞，因此關心人們如何使用語言表達及理解意義，這個前提預先排除了語言使用的其他目的，也使得語言現象的分析只關注「語言」層面，忽視使用語言的「人」。倘若重新關注語言的享樂目的，可以發現樂趣產生在人如何詮釋符號的過程，而非詮釋符號的結果，因此語言的享樂作用實際上是人與符號交相融會的結果，此時研究者必須將人的因素納入考量。

像是今日網路上普遍流傳的注音文、形音字⁽¹³⁾ 現象，便無法單從「指意作用」解釋語言符號的使用，這些不易直接讀懂的語言符號，正是聽者要讓讀者從最表面的能指出發，藉由聯想一步步揭發層層疊疊的能指，找出隱藏在背後、一再延遲的最終所指，這個找尋過程正是語言符號的樂趣。在能指與所指結合、瓦解、再結合的過程中，語言符號的使用者除了分享同樣的聯想邏輯，也建立彼此的關係或情誼，成為一群共享符號耍玩樂趣的社群，在這些語言符號的使用中，人們追求的或許不再是意義的共享，而是人與人之間情感的共享，此時符號已無法脫離

人而存在，脫離人的符號也不可能產生樂趣。

肆、結語：既要讀懂，也要享樂

藉由網路語言的例子，本文回顧了 Saussure 與 Baudrillard 對語言符號的研究，我們至少發現語言符號具有兩種目的：指意作用與享樂作用。Saussure 的語言系統理論顯然只能解釋語言的指意作用，透過能指與所指的緊密結合得以達成，因此從 Saussure 的觀點出發，研究的是人們如何讀懂語言——也就是掌握語言意義的過程，至於那些讀不懂的語言符號，則是 Saussure 的語言系統無法解釋的現象；另一方面，Baudrillard 對 Saussure 的質問，解構能指與所指的緊密結合，則揭示了語言符號運作的另一種作用——享受樂趣。

筆者認為，在此不宜將語言的指意與享樂作用視為兩種互斥的目的，只關注其一，忽略另一種作用，現實生活中的言語活動經常兼具二種目的，像是本文的例子，在句段一、二、三的解讀過程中，聽者經歷從不懂到重新讀懂的體驗，最後不僅讀懂了原文的意義，也享受解字謎的樂趣。倘若這些特殊能指的運用造就的是全然無法讀懂的語言，聽者永遠停留在句段一的階段，結果必然是既聽不懂，又不好玩，這顯然不是說者使用這些語言符號的目的，因此這類趣味語言的使用必須兼顧指意與享樂的目的，兩種作用在此反而成為相互依存的夥伴。

這個發現也讓我們重新檢視傳播學的符號研究，過去研究多數把焦點放在如何確立符號的「意義」上，試圖從符號的能指找出所指，著重符號的指意作用(劉慧雯，2002：198-204)。一旦「意義」不再是語言溝通的唯一功能時，樂趣反而成為另一種目的，透過能指與所指的結合、瓦解、再結合，語言符號得以逃逸出指意作用。對於這種新興的語言現象，傳播研究也應該適時調整研究重心，從尋找符號意義擴大到使用語言的樂趣上，並從分析語言符號擴大到人如何使用符號，或許能理解這

種意義不夠穩固、卻樂趣十足的新興語言現象，也才能夠掌握人與符號互動的真實面向。



註 釋

- (1) Saussure 將意義區分為兩種，一種是詞義(signification)，也就是意義在話語中的體現，像是中文的「我愛你」、英文的「I love you」具有相同的詞義；另一種是價值(value)，由語言單位在語言系統中對比產生，因此「我愛你」及「I love you」分處中、英文兩種語言系統，它們的價值各自建立在本身語言系統中對比的差異，因此二者在各自的語言系統中並不具有同樣的價值(張景智譯，1993：24-5)。本文的主要概念「指意作用」便是探討「詞義」如何運作。
- (2) 這段話當中的「GG」、「LM」、「PMP」、「BT」是利用中文發音轉換為諧音英文字母的變體，「A4TD」（‘4’發音為國字‘肆’）、「GF」則是英文名詞的聲音變體或縮寫，「ATOS」、「7456」是台語發音的聲音變體，「S」等於「拐彎抹角」則是取其形狀的變化。
- (3) 類似的表達方式在網路上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例如：注音文、形音文的盛行，以「就醬子」表示「就這樣子」，或只用每個字的第一個注音符號或發音代表整個字，以「BT」代替「變態」。
- (4) Saussure 的觀點也符合多數人學習外國語的經驗，當我們聽到一段不能全然聽懂的英文時，經常是先根據我們能聽懂的字彙，透過上下文關係，猜測文中的陌生字彙意義，不必然需要透過查字典找出陌生字彙定義，才能理解這段話。
- (5) 在 R. Harris 的《普通語言學教程》英譯本中，將聲音模式與概念分別稱為 signal 與 signification，但常見的英譯為 signifier 與 signified，筆者在此採用後者的譯法。
- (6) Saussure 也指出，並非所有語言符號都是絕對任意的(absolutely arbitrary)，有些符號是相對任意(relatively arbitrary)的結果，像是由兩個特殊部分結合成的符號，或是結合特定字首、字尾代表的意思，這些結合是有意圖的(motivated)，而非是任意的組合，例如：seventeen 是由 seven 加上 teen，前半部是「七」、後半部是「十」，

組合成「十七」(Saussure, 2002: 130-3)。

- (7) Saussure 將語言(language)分為語言系統(langue)與言語(parol)，後者意指日常生活中的實際展現，會隨不同社會環境、個人而變化，前者則指涉語言系統的運作機制，他的理論主要處理語言系統的問題，鮮少論及言語的部分。
- (8) Saussure 在討論組合關係(syntagmatic relations)時，更清楚說明了能指的線性特徵對語言系統運作的重要性(Saussure, 2002: 121-3)。
- (9) 拉丁詩中的字謎，像是詩中重複出現一些分離詞的發音，如前面的句子出現 “flame”，後面的句子則出現“fling....name”，二者都是藉由聲音的不斷重複，突顯出 flame 的意義(張景智譯，1993: 109)。
- (10) 參見 Baudrillard 的《象徵交換與死亡》(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一書，他在第六章「上帝之名的毀滅」(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name of God)中，探討並解構了 Saussure 的語言學理論。
- (11) 以理解「A4TD」為例，必須將能指脫離原先的所指，透過不斷的轉換，重新與正確所指結合，但這個結合可能是暫時性，無法在不同的脈絡下重複指認，像 A4TD= yesterday 還不是約定俗成的用法，在別的脈絡下，可能是透過不同聯想邏輯轉換出來的符號。
- (12) Saussure 在界定研究對象時，描述了說者與聽者如何達成語言活動的溝通循環(Saussure, 2002: 11-2)。
- (13) 「形音字」意指用諧音字來取代原來的符號，除了網路上盛行的注音文外，像是日前熱門的「LP」事件，以諧音字代替男性生殖器，都屬於形音字的範圍。

參考書目

- 張景智譯（1993）。《索緒爾》。台北：桂冠。（原書 Culler, J. [1976/ 1984]. *Saussure*. Lonon: Harper Collins.
- 劉慧雯（2002）。〈Saussure 符號學理論在廣告研究中的應用：文本意義研究的更弦易幟〉，《新聞學研究》，70：197-227。
- Baudirllard, J. (1976/1993).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I. H. Grant Trans.). London: Sage.
- Benveniste, E. (1966/1971).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E. Meek Trans.). Coral Gables, FL: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 Gadet, F. (1986/1989) *Saussure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G. Elliott Trans.). London: Hutchinson Radius.
- Saussure, F. (2002).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12th Ed.) (R. Harris Trans.). Illinois: Open Court.

智慧藏

Escape from Saussure's System : The Combination, Separation, and Recombination of the Signifier and the Signified

Yu-Chung Che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premises of the Saussurean linguistics, which postulates that signification rests up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signifier and the signified. However, this article proceeds to argue that Saussure fails to account for recent linguistic phenomena such as the hybrid language which characterizes communication in the internet. Moreover, Saussure may not have foreseen the tendency to employ language for enjoyment in addition to signification. The rise of the hybrid language points out to the possibility that language could serve both the purpose of enjoyment and signification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separation and recombination of the signifier and the signified.

Keywords : Saussure, sign, signifier, signified, meaning, signification

* Yu-Chung Cheng is a Ph. D.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